

## 古代文献知识漫谈

阴法鲁

我们为了“古为今用”的目的，要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这项工作所凭借的资料，主要是古代文献。古代文献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因此，研究古代文献，除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理论，学习古代汉语和基本的历史知识以外，还应当更广泛地熟悉古代社会里出现的各种事物，即古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有大批的地下文物出土，大量的考古资料整理公布出来，使古人生活中局部和片断的情况，重现在我们眼前。解放以后，国家又及时组织了大批人力，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把即将消失的旧的社会面貌——包括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记录下来，取得了丰富的珍贵的成果。这都为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提供了直接的资料。

古代的文献资料有种种局限性和错误，如果能同考古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去伪存真，加以综合研究，那么，关于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许多问题，包括古人的衣食住行、器物用具、典章制度、礼俗、文化生活、科学技术、艺术、中外文化关系等类，就可以期望得到圆满的说明了。这个学术领域的范围太广，需要各学科的研究者分工合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现在只举一些事例来说明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献（包括文学作品）的关系。

（一）在衣食住行方面 如《诗经·豳风·七月篇》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的呼声：“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农奴捕得狐狸，交给领主作皮袄，而自己却落得“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里所谓衣是指布衣，褐是粗毛织品。当时没有棉花，布是用麻织成的。贵族穿丝帛，平民穿布衣或求布衣而不可得。因此，布衣就成了平民的代称。《史记·李斯传》说李斯是“上蔡布衣”，即上蔡的平民。又如唐末词人温庭筠《菩萨蛮》词描写贵族妇女的衣服说：“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我们对这种花纹很难凭空想象。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女供养人象，外衣大翻领上绣着两对对称的鹧鸪鸟，袖口上绣着一对。艺术史研究者认为，这种花纹和温庭筠所描写的应有相似之处。

古人酿酒，起源很早。商周时代，贵族饮酒的风气就很盛。《诗经·小雅·大东篇》：“维北有斗（星宿），不可以挹酒浆。”那时是用斗舀酒的。古代的酒是米酒，不是后来的白干酒。所以古代记载中，有些人的酒量大得惊人。李白《月下独酌》诗：“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说一次喝一斗酒，可能并非艺术夸张。

《韩非子·五蠹篇》记载，上古之世，人少而禽兽虫蛇多，有个“有巢氏”出来，教人民“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这个传说还是合乎社会发展过程的。构木为巢，是说人们受了鸟在树上筑巢的启发而修筑房屋，并不是说人也在树上住过。人在树上搭房子，很困难，即使搭上，大风一起，也会摇下来。在我国西南和东北边疆的山区，过去有些房子是在用木架构成的底架上修建起来的，很结实，距地面较高，人们用梯子上下。不仅能防备野兽虫蛇的侵害，而且能防潮。古代所谓构木为巢，应是指这类房子说的。

古代中原人民很早就发明了车和船，载人运物。在战国时代以前，中原人民还不常骑马，作战也用车。但后来发现用这种战车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就显得太笨重了，特别是在山地和沙漠

地区作战，更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到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306年在位）“胡服骑射”，提倡改为骑马作战。在秦代末年的楚汉战争中，骑兵已经成了活跃的力量。《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由垓下突围逃走，“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汉军“以五千骑追之”。项羽至乌江，亭长劝他渡江，固守江东，他没有接受，自刎而死。唐诗人杜牧《乌江亭怀古》诗：“江东子弟多贤俊，卷土重来未可期。”卷土二字，写出了大批骑兵结队奔驰，扬起滚滚尘土的雄壮气势。

战国以后，除了作战以外，骑马以代车代步，就在中原盛行起来。《汉书·高帝记》记载，汉高祖召齐国旧贵族田横，“横惧，乘传诣洛阳。”颜师古注：“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田横乘传，大概仍是指传车而言。《汉书·李陵传》：“因骑置以闻。”颜师古注：“谓驿骑也”。这里是指骑马而言，驿卒骑马到长安送递公文。又《丙吉传》：“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骑马比乘车方便而且迅速。

**（二）在制度方面** 例如土地制度就关系到很多文献的解释问题。西周和春秋时代在社会发展史上是处于什么阶段呢？有人认为是奴隶社会；有人认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根据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和西藏地区的旧社会调查资料，可以推想中原地区在西周和春秋时代是封建领主制即封建农奴制社会。

西藏和西双版纳在解放以前，都是封建农奴制社会，那里的土地都归该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即最大领主所支配。土地不能买卖，由最大领主层递分封给大小各级领主。领主把自己管领的土地留一部分作自营地，而把其余的分给农奴作份地。农奴要无偿地耕种领主的自营地，把全部收获物交给领主。份地由农奴自己耕种，收获物归自己，不再向领主交纳地租，但仍受其他特权剥削。这是属于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

这种情况和西周及春秋时代是相类似的。周天子是最大的领主即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授土授民，层递分封，和诸侯、卿、大夫、士各级领主构成了统治阶级，统治着广大的农奴和奴隶。《诗经·小雅·北山篇》说“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反映了“土地王有”的事实。分配土地，以“邑”、“田”为单位，这种土地制度即庄园制，也可以称为井田制。《孟子·滕文公篇》记载：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孟子并没有见过井田，井田不会是这样的整齐划一，但这段话反映了古代封建领主的庄园经济的影子。公田即领主自营地；私指私田，即农奴的份地。根据这样的理解，对一些有关记载就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了。《诗经·小雅·大田篇》：“有渰（云起貌）萋萋（盛貌），兴雨祁祁（徐缓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里所说的公田、私田，就可以用井田制来解释。大田也是公田的意思，又称甫田。

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农奴对领主的斗争，到了春秋时代，井田制就难以维持下去了。《诗经·齐风·甫田篇》说：“无田（佃）甫田，维莠骄骄。”公田里莠草这样茂盛，庄稼就不可能生长了。这也是对领主的沉重打击。土地制度不能不改变了。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按田亩多少收税，承认土地私有制，劳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仍有繁重的徭役）。到了战国时代，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朱熹《开阡陌辨》说：“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立建置之名。”井田制既已废除，阡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另一个剥削阶级——地主阶级，首先在秦国代替了领主阶级，取得了政权。

古代文献里经常出现统治阶级的一些称号。有谥号，是帝王和官僚死后按他们的生平事迹所加的称号，绝大部分是褒义的。有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牌位时所加的称号。夏桀，传说姓姒名履癸，商纣姓子名辛，桀、纣是后来加给他们的贬义谥号。历史上的皇帝，绝大多数都有庙号、谥号。如“〔汉〕高祖（庙号）高皇帝（谥号）刘邦”、“〔汉〕世宗（庙号）孝武帝（谥号）刘彻”、“〔隋〕高祖（庙号）文帝（谥号）杨坚”、“〔唐〕高祖（庙号）神尧大圣大光孝帝（谥号）李渊”、“〔宋〕太祖（庙号）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帝（谥号）赵匡胤”。历史上对隋代以前的皇帝，多称谥号，如汉武帝、隋文帝；对唐以后的皇帝，因谥号逐渐加长，不便称谓，于是多称庙号，如唐高祖、宋太祖。

从汉武帝起，又立年号，他的年号就有“建元”、“元光”、“元朔”等。以后历代皇帝都有年号，而且多数皇帝的年号都不止一个。明清两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因此，习惯上常用他们的年号代表人。如明武宗朱厚照的年号是“正德”，就称他“正德帝”或“正德”；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是“康熙”，就称他“康熙帝”或“康熙”。

古代的王侯贵族和士大夫也有谥号。如春秋时代齐国国君齐桓公（谥号），姓姜名小白，晋国国君晋文公（谥号），姓姬名重耳。鲁国大夫季孙肥，谥康，所以也称季康子。汉高祖之弟刘交，封楚王，谥元，所以称楚元王。他的诗集称《元王诗》，已佚。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封武乡侯，谥忠武。他的文集称《诸葛忠武侯集》。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谥昭明。他主持编辑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称《昭明文选》，他的文集称《昭明太子集》。

还有一种私谥，不是出于官府，而是由亲朋等评议所定的称号。如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展禽，死后由他的门徒谥为惠，因居柳下，即称柳下惠。东晋文学家陶潜（渊明）死后，“世称靖节先生”。这也是私谥。他的诗注称《陶靖节诗注》。

封号是帝王封给臣属爵位或土地时所加的称号。如战国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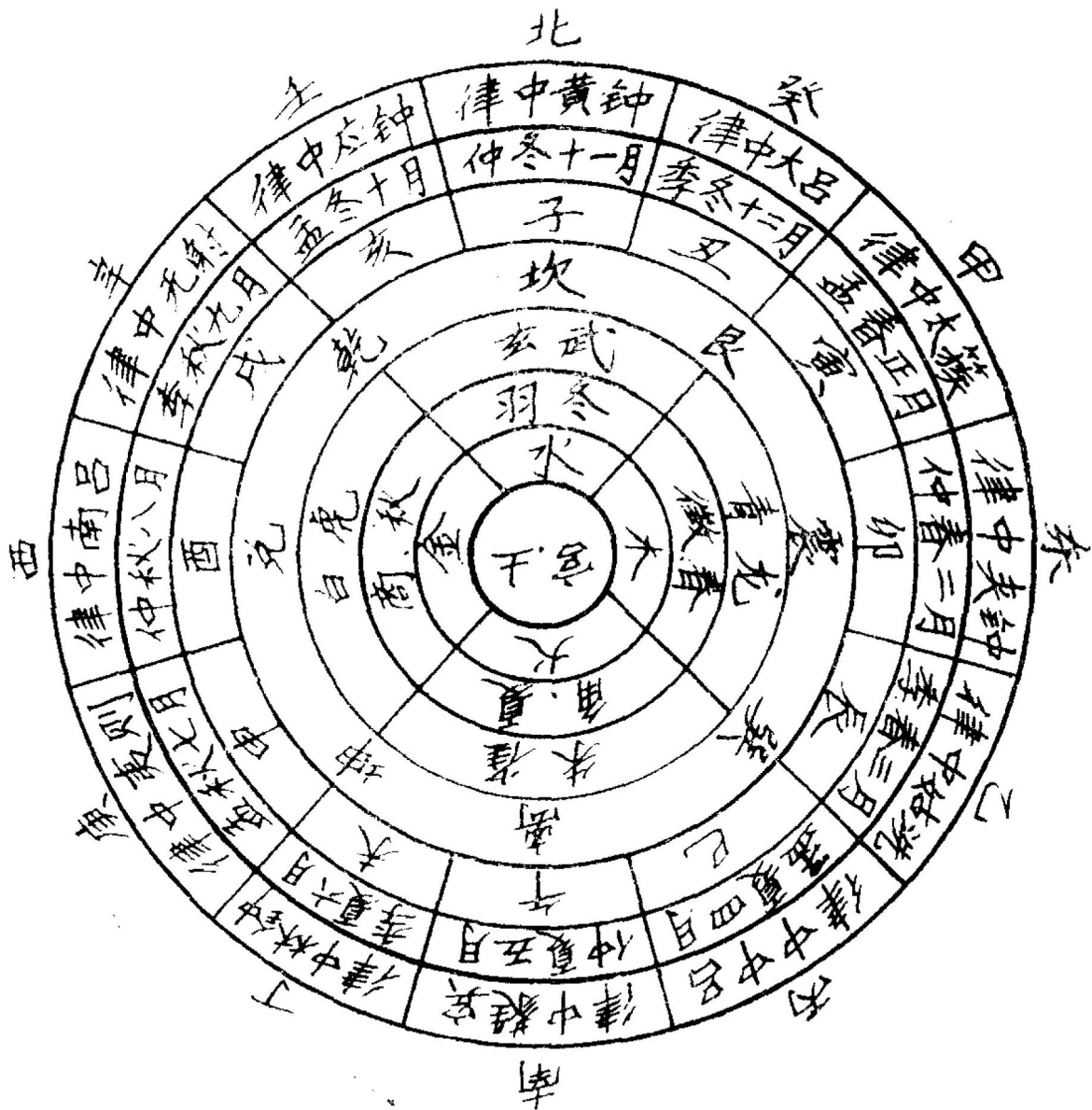
卫国人公孙鞅，在秦国执政，因功封商、於十五邑，称为商君，也称商鞅。他的著作称《商君书》。汉高祖之子刘安，封淮南王。他主持编写的一部书称《淮南子》。唐代的张说，封燕国公。他的文集称《张燕公集》。宋代的王安石，封荆国公。他的年谱称《王荆公年谱》。

（三）在礼俗方面 如天干、地支的运用问题。关于干支的起源，现在还不很清楚。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在古代有广泛的用途。（1）用干支表示时间。表示年份的，如子年、丑年、甲子年、乙丑年等；表示月、日的，如寅月（即夏历正月）、庚寅日等。表示时辰的，即将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如午时（中午11—13点）、子时（晚上23—1点）等。夜半子时称子夜，也称午夜。古代又把一夜分为五段，即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称五鼓或五更。温庭筠《更漏子》词：“梧桐树，三更雨。”即指深更半夜的雨声。（2）用干支作为人名。如商代帝王太乙（商汤）、太甲、盘庚、帝辛（商纣）；春秋时代的鲁僖公姬申，蔡庄侯姬甲午，鲁国大夫少正（姓）卯（名）等。（3）用干支表示方位。甲、乙表示东方，丙、丁表示南方，戊、己居中，庚、辛表示西方，壬、癸表示北方。《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元帝时置“戊己校尉”。颜师古注：

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

《隋书·礼仪志》记载北齐祭祀“五帝”时，“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丙巳之地，黄帝在己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己未之地”可能就在中间。又《汉书·王莽传》：“莽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经汉中。”颜师古注：“子，北

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相当，故名子午道。”北京故宫（原明清时代的紫禁城）南门称午门。近代天文学中通过地球南北极的假想的圆圈，汉译名即称子午线。



古代干支五行声律季月配合图

商代人名用干支的很多，到了周代，用伯（或孟）仲叔季行第称谓作人名者增多，这大概也是商周文化传统不同的一种表现。伯仲叔季即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季是最小的一个，有时老三也称季。如周太王生三子，取名太伯、虞仲、季历；孔丘字仲尼，其兄名孟皮。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是齐国人，姓田名文。尝，是封邑名。孟，是行大。后来，伯仲叔季的用法更加广泛。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与班固，伯仲之间耳。”即不相上下的意思。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群季俊秀，皆为惠连（谢惠连）。”“季”是弟弟的意思。

孟仲季也表示每一季度的三个月的次序，如《礼记·月令》所载“孟春之月”、“仲春之月”等。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孟夏即指阴历四月。《北史·孝文帝纪》：“自今选举，每以季月，本曹与吏部铨简。”季月指四季的末月，即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孟仲季也表示年份。《大唐六典》卷三记载定户造籍的办法，“每定户以仲年——子卯午寅，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仲年指鼠、兔、马、虎年，季年指牛、龙、羊、狗年。

古人还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有黑甲）四组星宿（也称四灵），五色——红（朱）黄蓝白黑，五声——宫商角徵羽，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五行——金木水火土，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同干支及季节、方位等配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如《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洛阳的南宫设“苍龙司马，主东门（苍龙即青龙）；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玄武门也应当在北面。北宫设“朱爵（雀）司马，主南掖门（旁门）。”《昭明文选》所载张衡《东京赋》：“乃新崇德，遂作德阳。”“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注：“崇德、德阳，皆殿名也。”“崇贤，东门名也；金商，西门名也。”“德阳殿东门，称云龙门；德阳殿西门，称神

虎门。”云龙、神虎，即青龙、白虎，东西两门相对。崇贤、金商两门，当是指崇德殿而言。五行中的金，五声中的商，都属西方，属秋季，所以西门称金商门。旧时山东肥城农村中过春节时，常在碾磨及井台等处贴一“酉”字，酉即白虎的代称，用以表示镇压妖魔之意。

古文献中也称秋季为“商秋”，秋风为“金风”、“商风”。何宴《景福殿赋》：“结实商秋，敷华青春。”萧统《夷则七月启》：“金风晓振，偏伤征客之心。”拂晓吹来的秋风，引起征途中旅人的伤感。十二律中的夷则律配阴历七月。用八卦代表八方，如《尚书·尧典》：“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郑玄注：“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兑表示西方。宋徽宗时在汴京禁城的东北方，修土山，称为“艮岳”。艮表示东北方。

提出以上这些问题，目的在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和讨论。为了提供这类知识并开展讨论，在《文献》丛刊上开辟了古代文献知识专栏，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编辑。我们希望有关各学科的研究者和读者大力支持，在这个园地里交流心得经验，互相切磋，为促进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和教学工作而共同努力。

